PL
2503
T36
v.1

宜興儲同人先生點定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

[illegible][illegible]堂藏板

宜興儲同人先生點定

唐宋十大家全集錄

松麟堂藏版

唐宋大家全集錄總序

序曰唐宋大家之錄因也非創也余成童時讀詩書春秋四傳及先秦兩漢之文頗成誦先君子因授以八大家文名曰文鈔歸安茅鹿門先生所撰次也循序漸進至十八駸駸遍諸家矣口誦心維遇所得意輙舞蹈不自制歎曰茅先生表章前哲以開導後學述者之功豈在作者下哉自後得昌黎全集讀之然

後知韓之文無可刪因急求河東全集讀之其雅詩騷文於古無上而文鈔不載所載各體甚寥寥吁何其疎也自夫子定六經敎萬世其後周益衰百家益雜出於是聖人之道由羣言而亂遭暴秦而焚至漢武帝而復凡此數百年間言道德仁義有孟子序史氏本末有司馬子長建武以後積七百年而韓文公出深造孟子陶鑄子長勒一家之言而柳先生輔之

然後貞元元和之文粹然復古號爲文字中興是則韓柳者文章之宗尤八家之主也韓柳且踈他復何校哉由斯以觀雖曰表章前哲而掛漏各半適足以揜遏前人之光雖曰開導後學要所以錮牖其耳目而使之不廣者亦已多矣欲無遺議得乎雖然嘗即其選與其所評論以窺其所用心大抵爲經義計耳其標間架喜排疊若曰此可悟經義之章法也其貶

深晦抑生造若曰此可杜經義之語累也其美跌宕
尚姿態若曰此可助經義之聲色也經義以闡聖賢
之微言諸大家之文以佐學者之經義所以是書一
出天下向風歷二百年至於梨棗腐敗而學者猶購
讀不已有以也特是天下有攻時文志在決科之人
亦有成學治古文之人有攻時文取科第足了一生
之世有攻時文取科第而非成學治古文亦無以自

立之世所謂取科第足了一生者歸安之世也今日
聖天子在上欽明文思日月光華自非成學治古文之
士雖取高第官近臣將何以備顧問承明試稱
崇儒重道化成天下意哉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其不
可同類而並語之亦明矣予欲破學者抱匱守殘之
見適當舊刻圖新於八先生文所錄加倍焉然其規
模大段一奉文鈔爲準而稍稍變通之故曰因也非

創也嗟乎歸安初刻行世二百年梨棗腐壞而茲刻
繼之其壞也度亦必俟二百年當是時詎無有人焉
惜其壞而繼之者而茅先生嘉惠來學之德相延於
無窮矣故唐宋大家之錄凡以爲茅先生也即所錄
加多亦如治水者前人導其源後人揚其波耳而豈
有意乎爲異哉故曰因也非創也至增入習之隱之
似屬創見然大家有定數哉可以八即可以十矣嗟

乎是亦因也是書門下十生校讎精到而商酌出入往往起予又力贊其尊大人捐貲以公諸世者吴生蔚起豹文也是爲序

康熙四十四年歲次乙酉春王正月上元宜興後學

儲欣撰

唐宋大家全集錄總目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卷首

總序　四頁

凡例　五頁

韓昌黎集卷一

李原序　二頁

小序　三頁

本傳　四頁

目 三頁
賦 原第一卷四首
雜著 原第十一卷九首
雜著 原第十二卷十一首
雜著 原第十三卷十一首

韓昌黎集卷二

目 二頁
雜著 書 原第十四卷十一首
書 啓 原第十五卷十首

書 原第十六卷十一首

韓昌黎集卷三

目 三頁

書 原第十七卷十首

書 原第十八卷十首

書 序 原第十九卷十五首

序 原第二十卷十三首

韓昌黎集卷四

目 三頁

序　原第二十一卷十四首

哀辭　祭文　原第二十二卷九首

祭文　原第二十三卷十五首

韓昌黎集卷五

目　三頁

碑誌　原第二十四卷八首

碑誌　原第二十五卷九首

碑誌　原第二十六卷六首

碑誌　原第二十七卷五首

碑誌　原第二十八卷五首

韓昌黎集卷六

目　二頁
碑誌　原第二十九卷五首
碑誌　原第三十卷六首
碑誌　原第三十一卷五首
碑誌　原第三十二卷五首

韓昌黎集卷七

目　三頁

碑誌原第三十三卷五首
碑誌原第三十四卷七首
碑誌原第三十五卷五首
雜文原第三十六卷四首
狀原第三十七卷六首
表狀原第三十八卷四首

韓昌黎集卷八

目 三頁

表狀原第三十九卷八首

表狀原第四十卷六首
狀補集一首
書外集原第二卷四首
序外集原第三卷二首
解　對　記外集原第四卷五首
制　牒　文外集原第五卷三首

柳河東集卷一

劉原序二頁
小序二頁

本傳 二頁
目 三頁
唐雅歌 原第一卷三首
賦 原第二卷六首
論 原第三卷六首
議辨 原第四卷六首
碑 原第五卷七首
碑 原第六卷二首
碑 原第七卷四首

柳河東集卷二
目三頁
行狀原第八卷四首
表銘碣誄原第九卷五首
誌原第十卷七首
誌碣誄原第十一卷七首
表誌原第十二卷三首
墓誌原第十三卷四首
柳河東集卷三

目 三頁

對 原第十四卷三首

問答 原第十五卷三首

說 原第十六卷九首

傳 原第十七卷五首

騷 原第十八卷七首

弔贊箴戒 原第十九卷五首

銘雜題 原第二十卷六首

題序 原第二十一卷二首

序 原第二十二卷三首

柳河東集卷四

目 四頁
序別 原第二十三卷六首
序 原第二十四卷九首
序隱遁道儒釋 原第二十五卷八首
記 原第二十六卷五首
記 原第二十七卷六首
記 原第二十八卷八首

記　原第二十九卷十一首

柳河東集卷五

目　二頁

書　原第三十卷六首

書　原第三十一卷八首

書　原第三十二卷四首

書　原第三十三卷三首

書　原第三十四卷八首

柳河東集卷六

目 四頁
啓 原第三十五卷七首
啓 原第三十六卷五首
表 原第三十七卷五首
表 原第三十八卷十首
奏狀 原第三十九卷八首
祭文 原第四十卷十首
祭文 原第四十一卷十首
柳河東外集 附

墓誌表啓 五首

李習之集卷一

小序 二頁

本傳 三頁

目 三頁

賦 原第一卷二首

雜著 原第二卷三首

雜著 原第三卷一首

雜著 原第四卷四首

雜著 原第五卷五首

書 原第六卷四首

書 原第七卷五首

書 原第八卷四首

李習之集卷二

目 四頁

疏 原第九卷六首

奏狀 原第十卷五首

行狀寔錄 原第十一卷二首

碑傳 原第十二卷三首
碑述 原第十三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十四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十五卷二首
祭文 原第十六卷六首
箴銘 原第十七卷五首
錄題 原第十八卷二首

孫可之集卷一

小序 二頁

自序 一頁
目 二頁
賦 原第一卷三首
書 原第二卷六首
雜著 原第三卷三首
雜著 原第四卷三首

孫可之集卷二

目 二頁
雜錄 原第五卷三首

雜著 原第六卷二首
雜著 原第七卷四首
雜著 原第八卷五首
雜著 原第九卷三首
雜著 原第十卷三首

六一居士集卷一

蘇原序 三頁
小序 二頁
本傳 三頁

目二頁
賦　雜文　原第十五卷四首
論　原第十六卷二首
論　原第十七卷五首
論　辨　原第十八卷七首

六一居士集卷二

目二頁
碑銘　原第二十卷三首
碑銘　原第二十一卷三首

碑銘 原第二十二卷二首
碑銘 原第二十三卷二首
墓表 原第二十四卷六首
墓表 原第二十五卷三首

六一居士集卷三

目 二頁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六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二十七卷四首
墓誌銘 原第二十八卷五首

墓誌銘 原第二十九卷二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卷三首

六一居士集卷四

目 二頁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一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二卷二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三卷四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四卷三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五卷二首

墓誌銘 原第三十六卷二首
行狀 原第三十八卷一首

六一居士集卷五

目 三頁
記 原第三十九卷六首
記 原第四十卷五首
序 原第四十一卷五首
序 原第四十二卷五首
序 原第四十三卷三首

序傳原第四十四卷二首
上書原第四十五卷一首
書原第四十七卷六首
祭文原第四十九卷二首
祭文原第五十卷二首

六一居士外集卷一

目二頁
論一首
墓誌銘一首

記三首

序二首

書十三首

文二首

六一居士外集卷二

目三頁

書疏劄子十一首

狀六首

附四六表啓十六首

蘓老泉集卷一

小序　二頁

本傳　一頁

目　一頁

幾策　原第一卷二首

權書　原第二卷六首

權書　原第三卷五首

蘓老泉集卷二

目　二頁

衡論　原第四卷六首
衡論　原第五卷五首
六經論　原第六卷六首

蘇老泉集卷三

目　二頁
論　原第七卷一首
論　原第八卷五首
雜論　原第九卷十首

蘇老泉集卷四

目二頁

上書原第十卷一首

書原第十一卷五首

書原第十二卷九首

蘓老泉集卷五

目二頁

書原第十三卷六首

譜原第十四卷四首

雜文原第十五卷十首

蘇東坡集卷一

宋高宗勅贈太師誥辭 一頁
宋孝宗文集贊并序 二頁
小序 二頁
本傳 一頁
目 二頁
賦 原第一卷三首
論 原第二卷八首
論 原第三卷六首

蘓東坡集卷二

目 二頁

論 原第四卷十三首

論 原第五卷志林十一首

蘓東坡集卷三

目 一頁

策問 原第七卷二首

策 原第八卷十三首

蘓東坡集卷四

目一頁
策　原第九卷八首

蘇東坡集卷五

目　三頁
序　原第十卷二首
記　原第十一卷六首
傳　原第十三卷一首
碑　原第十七卷四首
銘　原第十九卷一首

贊 原第二十一卷二首
表狀 原第二十三卷二十首
表狀 原第二十四卷九首

蘇東坡集卷六目 一頁

奏議 原第二十五卷四首
奏議 原第二十六卷二首
奏議 原第二十七卷一首
奏議 原第三十二卷一首

奏議原第三十四卷一首

欒東坡集卷七

目二頁

奏議原第三十五卷一首

奏議原第三十六卷一首

奏議原第三十七卷三首

制勅原第三十八卷三首

制勅原第三十九卷一首

啓原第四十六卷八首

啓 原第四十七卷五首

蘓東坡集卷八

目 一頁

書 原第四十八卷六首

書 原第四十九卷九首

蘓東坡集卷九

目 四頁

尺牘 原第五十卷九首

尺牘 原第五十一卷十首

尺牘原第五十二卷八首

尺牘原第五十三卷三首

尺牘原第五十四卷一首

尺牘原第五十五卷三首

尺牘原第五十六卷二首

尺牘原第五十七卷二首

尺牘原第五十八卷二首

尺牘原第五十九卷一首

尺牘原第六十卷六首

尺牘原第六十一卷一首
祝文原第六十二卷一首
祭文原第六十三卷三首
雜著原第六十四卷二首
雜記原第七十一卷一首

穎濱集卷一

小序二頁
本傳四頁
目二頁

賦　原正集第十七卷一首

銘　原正集第十八卷一首

書　原正集第二十一卷一首

書　原正集第二十二卷三首

記　原正集第二十三卷一首

記　原正集第二十四卷三首

序　原正集第二十五卷一首

祭文　原正集第二十六卷三首

目一頁

狀書 原正集第三十五卷四首

狀 原正集第三十六卷四首

狀 原正集第三十七卷二首

蘓欒城集卷三

目二頁

狀 原正集第三十八卷三首

狀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卷一首

狀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一卷一首

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二卷二首
劄子 原正集第四十三卷一首
表 原正集第四十八卷二首
啓 原正集第五十卷一首

蘓欒城集卷四

目 二頁
歷代論 原後集第七卷三首
歷代論 原後集第八卷二首
歷代論 原後集第九卷三首

歷代論 原後集第十卷四首
歷代論 原後集第十一卷一首
序 原後集第十五卷一首
表 原後集第十八卷三首
祭文 原後集第二十卷二首

蘇欒城集卷五

目 二頁
雜文 原後集第二十一卷一首
記 原三集第十卷二首

進論　原應詔集第一卷四首
進論　原應詔集第二卷二首
進論　原應詔集第三卷一首
進論　原應詔集第五卷一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六卷三首

蘇欒城集卷六

目　二頁
進策　原應詔集第七卷六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八卷六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九卷三首

進策　原應詔集第十卷二首

試論　原應詔集第十一卷一首

曾南豐集卷一

小序　二頁

本傳　一頁

目　二頁

論　原第九卷五首

狀　原第十卷一首

序　原第十一卷十首

序　原第十三卷六首

曾南豐集卷二

目　三頁

書　原第十五卷三首

書　原第十六卷五首

記　原第十七卷二首

記　原第十八卷三首

記　原第十九卷二首

制誥原第二十卷二首
制原第二十二卷三首
劄子原第三十卷二首
狀原第三十一卷一首
祭文原第三十八卷一首
哀詞原第四十一卷一首
誌銘原第四十三卷二首

王臨川集卷一

小序二頁

本傳三頁
目二頁
銘原第三十八卷一首
書疏原第三十九卷三首
劄子原第四十一卷二首
內制原第四十七卷二首
表原第五十六卷一首
表原第五十七卷二首
表原第五十八卷三首

表 原第五十九卷二首

表 原第六十卷五首

王臨川集卷二

目 四頁

論議 原第六十三卷二首

論議 原第六十四卷三首

論議 原第六十六卷一首

論議 原第六十七卷一首

論議 原第六十八卷二首

論議原第六十九卷二首

論議原第七十卷一首

雜著原第七十一卷九首

書原第七十二卷一首

書原第七十三卷八首

書原第七十四卷三首

書原第七十五卷五首

書原第七十六卷四首

書原第七十七卷七首

王臨川集卷三

目 三頁

啓 原第七十九卷一首

記 原第八十二卷四首

記 原第八十三卷五首

序 原第八十四卷八首

祭文 原第八十五卷三首

祭文 原第八十六卷一首

神道碑 原第八十八卷二首

墓碑　原第八十九卷一首

行狀墓表　原第九十卷二首

王臨川集卷四

目　二頁

墓誌　原第九十一卷二首

墓誌　原第九十二卷三首

墓誌　原第九十三卷三首

墓誌　原第九十四卷三首

墓誌　原第九十五卷二首

墓誌原第九十六卷二首

墓誌原第九十七卷一首

墓誌原第九十八卷二首

墓誌原第九十九卷三首

墓誌原第一百卷二首

唐宋大家全集錄總目終

昌黎全集錄

序

後學儲欣

欣年十五先君子授以韓文讀之躍喜二十以還剔釐訓故商量句斷抉發奥賾唫繹指歸然後喟然而歎以爲韓之文富於海也溫故獲新老不忍釋於是以先生全集擇善書者錄在淨紙裝成八本錦囊貯之不頃刻去離几席又録詩二本别爲壹函云余惟先生門人李漢稱其師之文也曰日光玉潔皇甫湜

曰長江秋注千里一放孫樵曰拔地倚天宋老蘇氏曰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此皆中心有得於先生而筆舌又能言之不可謂非知先生者然余又以爲他人知先生不若先生之自知他人之知先生而言先生不若先生自知而自言先生之言未嘗假象譬類也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云爾曰作爲文章其書滿家可謂閎

其中而肆其外矣云爾而其言之尤切深簡要者則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盛而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嗚呼盡之矣學者求知先生之文求諸此而已矣何必李氏皇甫氏孫氏老蘇氏之言是訊乎又況不及李氏皇甫氏孫氏老蘇氏之智足以知材足以言而彼妄言之吾何爲妄聽之乎甚矣世俗人之見之陋也曰先生之文本

之梁補闕肅大梁所爲文具在也其於先生合乎否耶梁固賢者讀先生之文能不笑且排又薦達焉梁信賢者然止此耳今而曰先生銳意仰鑽卒以有立何其妄歟或曰然則先生之文何所本余曰本諸天或駭然變乎色余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周公孔子既沒處士橫而七篇作書籍燼而史記與自魏晉已降柔筋脆骨嫣然弄姿雅道塞絕而韓文奮發皆天

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先生生於大曆卒於長慶是曰中唐由中唐而來千有餘嵗此千歲中聰明才知豪傑之士思立言自見者靡不師先生猶夫百川學海不舍晝夜而蘄至之學海至海是即海矣學韓至韓又一韓矣雖未至海猶有舟楫灌溉之資焉雖不至韓猶有規矩繩墨之守焉而不學海則潢汙行潦耳而不學韓則鹵莽滅裂耳嗟乎千年如是則自此而

萬年億年以及天地日月無窮期之年其有不如是者乎無也則是雅道終不塞絶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吾故曰、先生之文本於天或釋然以退欣抑思先生之爲人也亦惟先生自知之而自言之其言曰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今日尚論古人者孟韓並舉齊首雁行而文如司馬子長無能爲役其又節然不可尚矣乎昔康熙癸未秋七月朔旦

原序

門人李漢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禮剔其僞皆深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象萎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幼孤

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
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
諸子百史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
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
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
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頹風敎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
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

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得賦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律詩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十二總七百并目錄合爲四十一卷目爲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

於史書不在集中先生諱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
餘在國史本傳

凡例二十則

一文鈔不載唐賢賦及唐雅詩余并論次凡以士生天下文明之會非前代俗學所得而囿也

一余每讀一家文集必求之史傳旁及他書下至稗乘所載以想見其爲人即讀一篇必考究年月循其顯晦順逆之遇以窺其所以言之意此困學之事不足爲明達者言之然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斗室中得尚友古人之樂未必不由於此

一王介甫之文余再三欲斥去勿列大家既而思之以人廢言徒足駭怪學者之耳目甚無謂然至答司馬諫議書之類言辯而

僞不可之尤余亟削之無所恤矣

一韓文收拾於門人柳文編排於良友惟六一公自選其文與前人異故余錄公文一以居士集爲主而外集之佳者附焉

一歐陽公唐書五代史自當另行蓋史而非集矣歸安撮録其小論何耶至如蘇文公審勢審敵自題幾策而添出論字今亟照原本釐正之

一讀古書如治大田鹵莽而耕之可不可耶曾南豐先生卒於元豐而歸安評講官議以爲爲伊川發似并南豐史傳及家狀亦未嘗寓目矣學者所當戒也

一輯評尊前人也然惟精當而妙於言語者始掇之故寥寥無幾備考便後人也然必艱深者始稍加注釋其易曉及彼此集中互見者槩勿注

一曾王之文並出經術而其人則有舜跖之別焉即如南豐之於半山始而交之舉動一不當則以書規之又著議以諷之規之不從諷之不喻然後漸疎漸外潔吾身而已矣半山得志威福在手南豐奔走外任幾十數年此必有排而擠之者南豐守其道弗為變然亦不抗章激烈以敗厥昔之交而貽家門之危柔外剛中可云兩得

一呂申公言曾某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余謂先生文章尚矣其行誼政事一如文章未易軒輊也自始任齊州即多可紀之績其後歷任皆然少時家貧困孝養父母誨育諸弟卒牢布肇並成立往往奔走數百里干當世仁者以給其費其行誼又如此申公之言誠出自申公乎抑荒唐之詞乎觀史者察之

一西漢之興作者麻列然生龍活虎變化莫禦司馬子長一人而已建武以後是氣萎靡貞元元和之間是氣復振廬陵之師昌黎也盡變其奇音怪怪之詞而不失其渾灝流轉之氣眉山繼之縱橫捭闔無以加矣故詞氣並勝者唐文也氣勝詞者宋文

也夫氣勝詞似不若詞氣並勝者尤光燄萬丈也然文固以氣爲主

一昌黎作師說抗顏爲師由是奇材輩出若李習之皇甫持正李義山杜牧之奇矣至孫隱之而愈出愈奇宋初若王元之穆伯長蘇子美亦大有人也選大家而限以八得毋爲坐井之窺乎予不敢驟益姑以唐二家先之蓋韓李並稱所從來久若隱之經緯集揚馬之才若彼自選三十五篇精約如此故篇篇登載無一遺者

一介甫非六藝不讀非道德仁義性命之理不談一旦得君猖狂

至此老泉談兵談刑標機權以爲說而行誼無毫髮之憾人咸疑之余謂荊舒劫持偏拗好同惡異之性往往見於其少年論說之中老蘇光明俊偉若引星辰望而知爲正人君子矣知言知人不隔一黍

一歐陽公喜於薦士而闇於知人使有呂獻可先見之明老泉先生辨姦之識豈復汲引安石在帝左右乎予讀辨姦之言曰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又曰好惡亂其中利害奪其外其譏切歐陽深矣

一東坡之文極言盡意潁濱之文渟蓄渾涵老蘇名二子說似亦

參其文以决之然設使英宗在位久不出十年東坡相矣東坡
相即韓富歐陽之業相延於無窮而其身亦弗羅於魚網悪在
其爲不免也世固有不幸言而中者勿以此爲必然之談
一東坡相則斯人有不遇之歎此宋室存亡之關也天也按安石
囚首垢面眼多白面目可憎而與神宗合若一人之身豈可謂
非天乎或疑蘇王之用舍何以係宋室之存亡余曰易知也一
極曉事一極不曉事耳極不曉事而秉國之鈞不亡何待
一文章序事難於議論夫人知之東坡先生議論從横無敵似有
天授而序事冗沓乃大遜於韓柳歐陽又卷帙太繁余欲檢先

生禪喜文字及言神仙養生者入佛道士藏中至其内外制誥悉取精金良玉錄數十篇其餘青詞春帖之類一切芟薙即可減得一半鄙見如此未知好古之士以爲何如也

一蔡子瞻岷奇偉士也於書無所不窺僑居廣陵寓存園瞻岷數過予斟酌出入頗有將伯之助

一吳子尚木古君子也三十歲以前讀書砥行已而歷游天下名山大川定居維揚葺存園邀余訓子壻者三載見余是書大悅之且曰茅板漶漫不可讀得先生書行於世嘉惠後學不淺矣今竟捐貲鋟板成其志云

一文字眉目處用ㄥ精采用○斷截用ㄴ頓歇用一其卷帙次第悉遵原集無所紛更

一眉山而後作者不絶要皆淺近無他奇計古文之衰約略如漢建武至唐貞元矣物極必反意必有昌黎河東其人炳炳烺烺應運而生乎余雖老尚敬拭目以竢

新唐書昌黎先生本傳

宋歐陽修宋祈奉敕撰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三

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辠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陰相黨上疏治之旣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旣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具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淮西連年侵掠得不償費其敗可立而待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執政不喜會有人誣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均子

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
以宰相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
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
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
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極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
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
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
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剌耶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
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既至潮以表哀

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朕然不當
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疏可且
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
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
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
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
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
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
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

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庭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爾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思道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

又棧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因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

變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遣
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遺孤女而卹其家嫂鄭喪爲服朞
以報毎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
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
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
辭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
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
名於時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賦　原第一卷

感二鳥賦

復志賦

閔己賦

別知賦

雜著　原第十一卷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行難
對禹問
雜說四首
讀荀子讀鶡冠子讀儀禮讀墨子
雜著原第十二条
獲麟解

師說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圬者王承福傳
五箴并序并題
後漢三賢贊三首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雜著 原第十三卷

子產不毀鄉校頌

釋言

張中丞傳後序

河中府連理木頌

汴州東西水門記

燕喜亭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畫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

受業吳蔚起豹文參校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儲在文禮執
　　　　　　　　　　　　汪　諴牧庭　仝校

賦旨向序極高古

演寫光榮所以可感

賦原第一卷

感二鳥賦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

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己不敢有愧於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遂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曾不得名薦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旣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騖觸白日之隆景時返顧以流涕念西路之羌永過潼關

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感二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惟進退之殊異增余懷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徒外飾焉是逞余生命之湮阨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恒十年而不居辱飽食其有數況策名於薦書時所好之爲賢庸有謂余之非愚昔殷之高宗得良弼於宵寐孰左右者爲之先信天同而神比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致雖家到而戶說秖以招尤而速累蓋上天之生余亦有期於下地盍求配於古人獨怊悵於無位惟得之而不能乃鬼神之所戲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

備考 愈東歸 貞元十一年公以前進士三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東歸

輯評蘇子美曰悲激頓挫有騷人之思初慷慨以悲歌既而望古求配一歸于正公所以卒有立者此也六一居士摘其初辭不求其歸而曰羨二鳥之光榮悼一飽之無時居士非好詆也意在抑韓以伸李耳韓不大抑即李不大伸學者援以為口實則惑矣

復志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獨長思而永歎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誠坎軻而艱難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漫漫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嗟日月其幾何兮攜孤嫠而北旋值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窺前靈之逸迹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音壬考

古人之所佩兮闘時俗之所服怨忿身之不肖兮謂靑紫其可拾
頓挫
自知者爲明兮故吾之所以爲憨擇吉日余西征兮亦既造夫京
師君之門不可逕而入兮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
人之所馳競乘時而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將
與彼而異宜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騁騖乎書林兮
夕翺翔乎藝苑諒却步以圖前兮不浸近而愈遠哀白日之不與
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進
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
舒時憑高以廻顧兮涕泣下之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聊浮游以

躊躇。假大龜以視兆兮求幽貞之所廬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
其名譽。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都小人之懷惠兮猶知
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
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閒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
窮兮又何忠之能輸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嫉貪佞之
洿濁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
情怊悵以自失兮心無歸之茫茫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
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有肆志之揚揚伊尹之樂於畎畝兮焉貴
富之能當恐誓言之不固兮斯自訟以成章往者不可復兮冀來

今之可望○

備考 隴西公也董晉負薪之疾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從伯氏以南遷大曆十二年兄會貶韶州公從之時年十歲曲江韶州治曲江縣中原有事指朱泚李懷光反時夫子指董晉

輯評 朱晦菴曰此賦句法步驟離騷往往相似晁無咎常取此賦列于變騷

約吾心者志也不食而高翔所以復志也○居幕下如此他日居臺中居郎署居大臣之位肯勿旣勞而食乎文公一生難進易退于此賦決之

閔已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惡飲食乎陋巷兮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爲之依歸兮又何不自得於艱難曰余昏昏其無類兮望夫人其已遠行舟檝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雖舉足以蹈道兮哀與我者爲誰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壹不知其可懷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本宜惟否泰

承蹈道

之相極兮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備考】恒未安而既危（初佐汴幕未幾董晉薨公去汴四日而汴軍亂繼佐張建封徐州建封又薨）前修（見離騷謂前世修名之人也）

志顏子之樂不能樂顏子之樂閔已一賦所爲作也亂詞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別知

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攖攖其旣多咸喜能而好修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共愁惟知心之難得斯百一而爲收歲癸未而遷逐侶蟲虵於海陬遇夫人之來使闢公館而羅羞索微言於亂志發孤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鏡理何隱而不抽始參差以異序卒爛漫而同流何此歡之不可恃遂駕馬而迴輈山礉礉其相軋樹蓊蓊其相摎雨浪浪其不止雲浩浩其常浮知來者之不可以數哀去此而無緜倚郭郛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備考】歲癸未而遷逐貞元十九年公以監察御史黜為陽山令陽山屬連連屬湖南道湖南支使楊儀之來賦以別之又有送楊支使序

公四賦無奇字無棘句而其音節高下騷也其性情騷也騷何以奇字棘句為哉今并錄之

敬中庸

斷制鐵定去仁與義一語

雜著 原第十一卷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

（虛位切証）

（剴喩）

（命根）

蘊濟五千言

束上引下

古之民四今之民六何其怪也教者八句申言之郎

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句法

字法

後所云其民士農工賈而句法三變上言古之爲民者四卽秦漢亦然此古之時則指洪荒而言也茅鹿門此而同之擇古今作眼目支離甚矣 擇焉精語焉詳上際下蟠醇乎醇矣十七爲之字貫句法五變

闢老

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此段凡四摺）有聖人者立然後敎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后爲之衣饑然后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后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史記賈誼傳獨堙鬱其誰語漢書作壹鬱壹堙古蓋通用）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

就前抽出體要言之

闢佛

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

闢老

闢佛

先舉其繆隨引經而斷之鹿門書作兩段尤非

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飮之之易也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
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
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
頓
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
起
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伏○線○
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敎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

大轉旋

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

縱

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

操

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

據此愚直書
然續詞曰孟
軻傳之韓愈
許多意鍊得
恁簡
明先王之道
以道之歐陽
宋論之祖

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句法人其人火其書句法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備考 老子小仁義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見老子上篇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見下篇 聖人不死見莊子胠篋篇

輯評 蘇東坡曰自孟子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

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黃山谷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概求古人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爭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天垂日月列星短永昏旦中之象羲和一命載焉地具高山大川土田物產之富禹貢一書載焉人食聰明睿智古皇帝王開物成務之利原道一篇載焉天地人不可以一闕也故堯典臯

書已後得原道而三才備○浩乎渾成始終條理天造地設茅鹿門云一下打破分明將論中一冒一腰六腹一尾何言之鄙也愚按老子道德經異學所揚嶶以前驅也張吾軍以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固已挫鋒斬將搴旗矣故列第一段周道衰以下原二氏所緣起而蔽以一言曰怪古四今六王所謂怪非別條也爲第二段古之時以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其法其言左衝右突戰如雷霆矣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一句掣轉數擒數縱嶄然而收止如風雨矣是則中權後勁爲第三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乃先生素志一篇結穴義異餘波郎謂之第

四段可也某素惡夫後來者之掎摭前人也然以茅所云未敢

承命因詳說之如此

儲在文曰孔子六經孟子紹之孟子七篇原道紹之斯文之淵

源也

砉然嚮然奏刀騞然此謂大著作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辨

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提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楊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

補教

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李習之性善情惡即雜佛老而言孟子性善祖子思韓子三品祖孔子俱立于不敗之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

清邑利舉子業

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常試之矣常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

新刻

只添一字

只換二字

國家可幾而理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即萬物同體之說亦即親親仁民愛物理一分殊之說發得如
許雄奇公之文所以超乎子而贊乎經也西銘亦以奇勝無迂
語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有憑於聲以

磅○畫

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之也其旣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著此句始全

有鬼有物與易所謂游魂爲變者將無同讀此可以知鬼神之情狀○五原惟原毀或先後時作餘四篇疑皆同時瓌偉特絕

旨語琢造

可或作何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閽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音烏求其初先生曰不

剴切

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于百歲之閒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

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

如。

前言取士勿以類拘後言求才須早揚之舒抑之與兼有孟楊

第一駁妙

第二駁妙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

抱前二層合
發然後憂後
世爭之亂意
如日月之顯
明
貼身證

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前人謂孟子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是矣看來公此論實出孟子上○三代以下雖如堯得舜舜得禹欲舉天下而授之亦

不可行矣此天下爲公之天下爲家之世所以截然不相謀而王莽矯誣揖遜爲魏晉作俑所以不勝誅也

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有龍斯有雲猶有賢斯有位也卻將龍必得雲說得閃鑠盡變而以異哉一轉正結之公于遇合之際感慨深而自信篤如此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

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

與荀子非相畧同

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爲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蒙倛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爲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備考 神農人身牛首太昊蛇身人面禹長頸鳥喙仲尼之狀如蒙倛倛音欺方相也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

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抑）（節）（伏）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傷心乞在）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此）也

備考　伯樂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

一直說下而歸宿于不知老泉論齊之治不曰管仲而曰鮑叔以此也嗟乎山林草澤中所埋没將相之才者可勝道哉而四舉禮部僅一得三選吏部卒無成者亦同斯慨息矣

客主必了其倫楊子曰孟荀同門而異戶論荀引孟楊為客所謂倫也宋人之詆荀則不了其倫也

考其辭數句荀子定衡少增則昂矣少減則俯矣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大波）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萬里長風宕出此句）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公讀書大抵善取文亦簡妙題跋準繩

此書未成蓋荀氏之不幸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讀鶡冠子

鶡冠子十有九篇其辭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備考 鶡冠子 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道家者流四稽曰天曰地曰人曰命五至謂百已什已若已厮役徒隸

讀儀禮

漠然徒見山高而水長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

辯生于末學此愚始與天地相終

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司馬子長表序及諸論贊義妥詞文抑揚變化之妙至矣盡矣班氏且莫能頡頏況陳范乎嗟乎子長而後無復有如子長也子長而後復有如子長者吾于茲四首遇之

無乃白況

雜著原第十二卷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

往復

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魯哀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獲麟以爲不祥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昌黎按此作解其于知不知之際感慨實深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

○相形

概切一

冰出于水而寒于水荀子首篇已言之

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相形）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

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以眼前事指點化誨使人易知頗與諱辨一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占去聲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旣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兹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

雄詞鏗戛

滿家謂投之所向無不如志也其書滿家故能成一家之書

經傳定評

閎中肆外韓文定評

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佶其乙切屈求勿切 聱牛交切皆艱澁貌）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平聲）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

禪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杗屋大梁也武方莫郎二切細木為桷桷椽也欂櫨侏儒欂柱也櫨柱上枅音薄盧侏儒一名梲椳闑居楔椳戶樞音威闑在地謂之臬即門橛也音業居關牡也徒點切楔門兩旁木音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玉札出藍田即玉屑赤箭青芝赤箭生泰山少室牛溲馬勃馬勃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

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平聲)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亾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橛也楹柱也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昌蒲一名昌陽豨苓豬苓也訾音紫豨音希)

輯評 孫可之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修蛇不施控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

搠○張子韶曰文字有眼目處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政謂此○茅鹿門曰以怨懟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屬之已最得體

其體自漢人來其文則漢所未有自此文出而客難解嘲賓戲接踵倣效者于是乎絕矣信乎其能超前而斷後也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敝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遂或作逐）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誼此之政敬矣戾於忠何居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綦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惵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啟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

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茲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此郎老氏之言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也陳言務去戞戞其難

提起概論此爲蘇策之祖

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楥而外施窞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

連三喻前二喻申上後一喻引下

有間矣彼之屈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舊關字斷句似宜連下二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歸宿）

近乎策矣又不可以策求之○漢策質宋策文宋策虛漢策實

此文在漢宋之間

圬者王承福傳

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鏝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

本色波瀾有此一波前後文字俱不迂大

眼見都如許

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

議迂

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

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業荒于嬉列箴之首

禍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

公懲而歎後患詞尤激切

節行成于思之意讀此知猩腿之尹嶺海之行公亦安之無悔于厥心矣

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音鐃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去聲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

此俗所謂心直口快非必急于人知也急人知者惟有突梯脂韋而已雖不及難能無愧乎亦所當戒也

雖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焉有餘厥聞四馳今乃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旣寧終莫能戒旣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

公何人耶五箴懸前過必自訟訟卽速遷希顔配孟師表億年
嗟余小子質鈍萬千壯志頹銳屈首陳編嘐嘐慕古屢空晏然
漸老漸頹舍憂則眠菅茅塞徑攘我蕙荃奚以斧之盡誦茲篇
小人下達孰若躋顛惟懼能奮惟奮寡愆古人旣耄抑戒賓筵
桑榆匪晩爲霞滿天陋巷陶陶風月無邊彭殤一致修身俟焉
庶無罪悔豈曰能賢右余曩所題五箴後者仍錄之以自儆

後漢三賢贊三首

細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論衡八十五篇爲州治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爲鄉人所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潛夫論三十六篇

抽出

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甚其旨甚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皇甫名規爲度遼將軍解官歸

安定鄕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謁規規卧不起旣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在門規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吁嗟先生

仲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高幹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于敗以此有聲俶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尚書郎後叅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是名昌言凡三十四篇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少許括多試檢原傳有一遺漏否○三賢皆著書立言而不遇

於世者范史合爲一傳公本其傳而贊之非贊也弔也

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

（解頭　更端）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

散序整收茅
鹿門云前排
經律典三段
後尾抱前辨
難
數轉如珠走

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周之時
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
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
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
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
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
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
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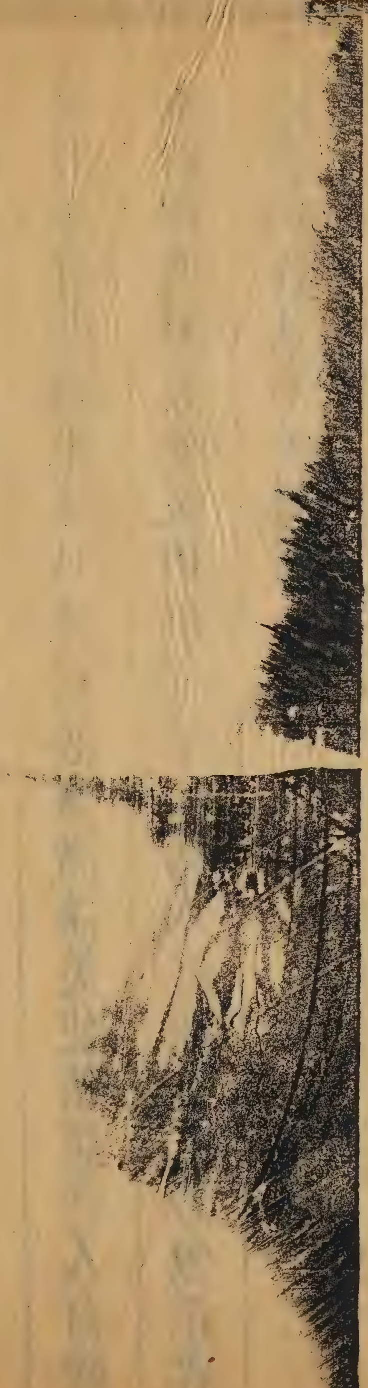
更端

解頤

故學者當師其意勿襲其詞

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事有舉世迴惑沿流日甚者必詠諸談笑使積迷之人自欲噴飯則釋然解矣如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之類是也若但正容莊語公與賀且不免得罪



蚩

高爵厚祿可易而享乎

史記張湯死而人不憐

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寖寖兮將墜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閟其光兮不鬭其神嗟爾風伯兮其獨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氣將變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我今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汝傷

備考 刺權臣也德宗貞元十九年春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實輩用事

誅奸諛于未死

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上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亾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

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本意轉于掉尾見

頌古人儆時相也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敎（叶平聲）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垠音銀岸也）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逮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淋漓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

在跌法

此是一篇警策處于私自尤見憂讒畏譏之情于徐自解豁釋言之意

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歟旣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愼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愼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

又一解

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旣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

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備考 宰相鄭絪翰林學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垍釋言見國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同遷于南公及張署李方叔凡三人

仕路險巇讒人交亂讀此慨然

雷萬春茅鹿門謂當作南霽雲而黃梨洲非之黃近是蓋所謂不載首尾者如唐書云雷萬春者不詳所從來前人不載後人自不得詳也睢陽戰鬬南雷畧

張中丞傳後敘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蚍浮

同張公任雷與南無二又偕公同日死節而首尾不載不詳此子韓子所以恨其闕也春秋之法傳著傳疑闕者已矣惟往來汴徐之間耳聞目見得南將軍事而其書之著以傳著史法固然何必前提後應哉按唐書南霽雲者魏州頓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搭人張公已下合辨）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

巨人少微賤爲人操舟末云予承嗣歷涪州刺史則南將軍固首尾歷磔而猶恨闕如無是理矣

柳河東亦云爾二公之功得二先生之文表章論定然後揭日月而炳丹青此聖賢豪傑必有待於文人而莫爲之發者之重可歎

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與左傳所載申包胥乞師各一寫法至今並生氣凜凜）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

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

天神也志大
人物於佚事
想見其爲人

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戸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顔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

收拾于嵩力有餘則無不到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辨論序事。豪恣滿意。此正昌黎本色。眼中筆下。何嘗有太史公。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䘏寡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於理天子是嘉俾錫勞王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榮異壟之禾禾即書所謂異畝同穎之嘉禾也吾儕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王余抑也奮肆姁吁媮不知所如

公最少時作亦已出拔唐人

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

備考司空咸寧王 渾瑊也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

簡嚴凡作金石文字須從此入

汴州東西水門記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籥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已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嘑劫衆阻兵懔懔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

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旣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沄沄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備考 嚚童嗷呼 汴帥劉玄佐子士寧也代父自立畋遊無度 隴西公 董晉

非詩書之言勿言不知有漢

請名一段小有致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椔側師反翳於計反）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

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
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
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
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
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
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
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蝯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
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

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甿以鎮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濠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隴西李

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為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賓所謂閎辨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造句）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間俾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

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齕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踶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爲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缾盂

簦笠筐筥錡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藂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兹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

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詳整自班史出筆力善變無施不可

著色畫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謷（訾音紫 謷牛刀切）

丞之設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口人（屈下一字告作千字）斯立貞元四年進士十六年中博學宏詞考異姑攷穆天子傳闕其處俟知者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

失職又一寫法更高致余方有公事妙不可思議

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爲丞茲邑始至喟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旣噤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枿音蘖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爲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斯立痛掃漑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奇崛戰鬬鬼神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

伏

截

又一截法

郎自序因緣入王公治蹟省多少爐竈

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漫漶不分別貌治之則已無

杳渺不盡

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備考　三王王勃序王緒賦仲舒爲從事時作修閣記

創格絕調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或至八字句絕

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辭宜略識字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

之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

備考 蝌蚪虫名科斗書蝌蚪高陽氏製 叔父雲卿禮部侍郎李太白碑雲卿文章冠世 同姓叔父 擇木杜八分歌尚書韓擇木 歸公歸登也

公叔父有平淮碑公有平淮西碑家世文章讀之徤羨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一終